



史蒂文生選集

誘拐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史蒂文生選集

誘拐

侯浚吉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誘

拐

著者〔英〕史蒂文生

譯者 侯 浚 吉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115 字數 203 000 插圖 7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11 $\frac{1}{5}$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 000 冊

1 - 13 000

定價 一元二角一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學藝術出版社

上海龍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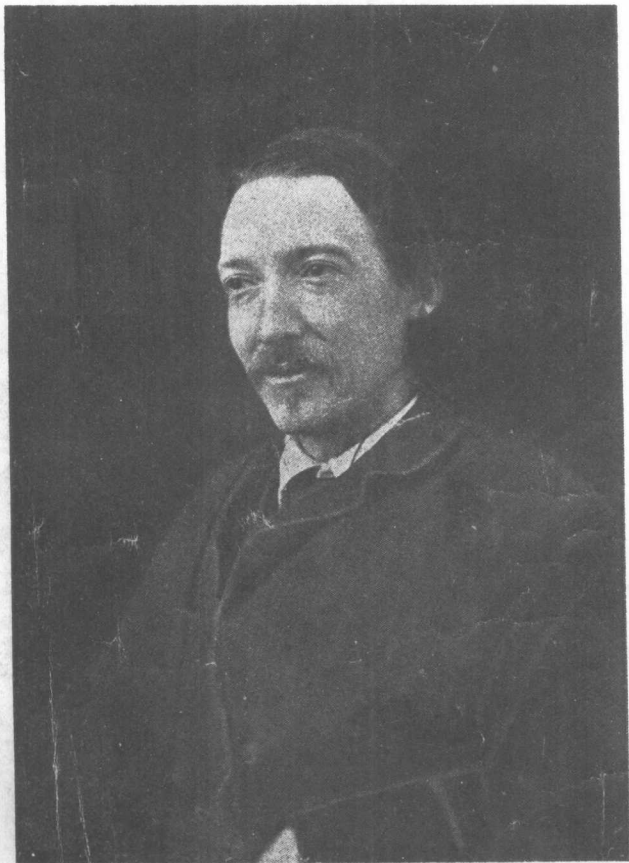
務本印刷製版所製版

三星印刷所印刷

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CAG 70/02



Robert Lewis Stevenson

的幾年。他的幾本著名的冒險小說，如誘拐卡特里奧娜（是誘拐的續集，又名大衛·巴爾福）以及巴蘭特萊的主人，都是以這個時期的蘇格蘭為背景。史蒂文生所以特別喜愛以這個時期作為他的作品
的時代背景，是有它的原因的。

一七四五年的戰爭，是蘇格蘭歷史上一場很重要的戰爭，它的結果深深地影響了蘇格蘭人民的生
活。蘇格蘭在十七世紀初葉和英格蘭合併後，人民的生活並沒有改善，蘇格蘭高地的社會制度。生產
方式和農業的發展，都遠較英格蘭為落後。農業的生產方法還停留在中古時期的階段，由於沒有疏
濬，肥沃的土地都沉浸在水中，農民所耕種的，都是些山坡上的瘠地，牛羊也沒有圍欄棚舍，而露宿
在刺骨的冷風中，貴族們對於他們的田莊毫無經營的興趣，只把它們看作是剝削農民和圍獵的場地。

農民們住的都是些泥草和碎石搭成的小屋，既沒有窗，也沒有烟囪，日常的食物只有啤酒和麥粥；工
人的生活也同樣的悲慘，煤礦工人進了礦場，就得終身在這種設備和環境都非常惡劣的礦內工作，除
非死亡，不能離開。蘇格蘭高地人民為了爭取美好的生活，在一七四五年以前，已經有過好幾次武裝
起義，可是都給當地的統治者和英國軍隊殘酷地鎮壓下去。一七四五年，高地人民在蘇格蘭大族坎柏
爾的首領亞哥爾公爵和英王喬治的暴政之下，早已民不聊生，流亡法國的查利·愛德華利用時機，在
蘇格蘭登陸，很快的得到了許多高地部族的擁護，率領五千大軍，越過高地和低地之間的邊界南下，
開始時幾乎長驅直入；第二年，因為指揮失當，才被英國軍隊所擊敗。蘇格蘭歷史上高地人民最後一
次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也就這樣失敗了。

高地人民這一次的反抗是失敗了，可是它對整個蘇格蘭，尤其是對高地人民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譯者前記

本書作者史蒂文生（一八五〇——一八九四）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的小說家。他的金銀島（或譯寶島）被譽為英國文學中最好的海上小說，和狄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媲美。誘拐是他繼金銀島後又一部傑作，自一八八六年出版後，六、七十年來一直是被人傳誦的著名的冒險小說。

史蒂文生出生在英國一個著名的工程師的家庭裏，他起初學習工程，後來改學法律，最後他把法律也放棄了，終身從事文藝寫作。在他短短的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他試過劇本，詩歌，小品文，最後才決定從事小說的創造，到他病歿在太平洋薩莫亞小島上的時候為止，他已寫下數量驚人的作品，給世界文學寶庫中留下了一筆珍貴的遺產。

十九世紀是英國文學鼎盛的時代，小說家人才輩出，如司各特、狄更斯、薩克萊、哈代等各有各的現實主義的方法，發掘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史蒂文生繼承了司各特的寫作歷史傳奇的遺風，以他特有的優美的文體，寫成一些著名的歷史冒險小說，不過，他對於歷史事實並不作詳盡的描寫，他所注重的，主要是當時社會上的種種矛盾，如貴族家庭的爭權奪利、自相殘殺，老百姓的窮困、痛苦、對特權階級的反抗。書中的主人翁也多半是亡命徒、水手、海盜、農民、孤兒等。

史蒂文生最念念不忘的歷史時期，是一七四五年斯圖特亞皇朝後裔查利·愛德華爭奪王位失敗後

的幾年。他的幾本著名的冒險小說，如誘拐卡特里奧娜（是誘拐的續集，又名大衛·巴爾福）以及巴蘭特萊的主人，都是以這個時期的蘇格蘭為背景。史蒂文生所以特別喜愛以這個時期作為他的作品時代背景，是有它的原因的。

一七四五年的戰爭，是蘇格蘭歷史上一場很重要的戰爭，它的結果深深地影響了蘇格蘭人民的生活。蘇格蘭在十七世紀初葉和英格蘭合併後，人民的生活並沒有改善，蘇格蘭高地的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工農業的發展，都遠較英格蘭為落後。農業的生產方法還停留在中古時期的階段，由於沒有疏濬，肥沃的土地都沉浸在水中，農民所耕種的，都是些山坡上的瘠地，牛羊也沒有圍欄棚舍，而露宿在刺骨的冷風中，貴族們對於他們的田莊毫無經營的興趣，只把它們看作是剝削農民和圍獵的場地。農民們住的都是些泥草和碎石搭成的小屋，既沒有窗，也沒有烟囪，日常的食物只有啤酒和麥粥；工人的生活也同樣的悲慘，煤礦工人進了礦場，就得終身在這種設備和環境都非常惡劣的礦內工作，除非死亡，不能離開。蘇格蘭高地人民為了爭取美好的生活，在一七四五年以前，已經有過好幾次武裝起義，可是都給當地的統治者和英國軍隊殘酷地鎮壓下去。一七四五年，高地人民在蘇格蘭大族坎柏爾的首領亞哥爾公爵和英王喬治的暴政之下，早已不聊生，流亡法國的查理·愛德華利用時機，在蘇格蘭登陸，很快的得到了許多高地部族的擁護，率領五千大軍，越過高地和低地之間的邊界南下，開始時幾乎長驅直入；第二年，因為指揮失當，才被英國軍隊所擊敗。蘇格蘭歷史上高地人民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也就這樣失敗了。

高地人民這一次的反抗是失敗了，可是它對整個蘇格蘭，尤其是對高地人民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英國政府在戰後進行殘酷的報復，很多高地部族的首領被逮捕，處死，更多的逃亡到海外，他們的財產被沒收了。政府還頒佈一連串的法令，禁止高地人攜帶武器，禁止他們穿著自己的民族服裝，連他們的民族樂器——風笛——也禁止吹奏，對於禁止穿著疊襠短裙——高地男子的服裝——的禁令直到一七八二年才解除。英國政府強迫把低地的法律和制度推行於高地。部族制度徹底被消滅了，可是在這個大變動中，受痛苦最深的却是些老百姓。參加反抗運動的部族首領已被忠於英王喬治的人物所代替，所有的部族首領都轉變為地主，舊日的族衆變成了不定期的佃戶，地主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沒收了佃戶們在山坡上的小小的耕地，把整個山谷夷為大片的牧羊地，高地人民因為無法謀生，大批的流亡到各地，光是在美國革命以前移民到美洲去的，就有四萬人之多。

作為一個蘇格蘭人，史蒂文生對處在這大變動時期的自己人民的苦難寄予深切的同情，誘拐一書就是一幅描繪這一時期高地人民的生活情況的圖畫。他親切而真實地描寫他們所遭到的迫害，他們的貧窮和疾痛，他們的友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以及他們對自由的嚮望；此外，他對於高地的風土人情，和那兒的秀麗的景色，也寫得維妙維肖，栩栩如生。

要是說，史蒂文生光是憑了他的豐富的想像力，才寫出那麼多令人驚奇的小說，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史蒂文生的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認真，他往往先收集了充份的材料，才開始動筆。他為了體驗生活，曾經乘了一隻提琴形的獨木船，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河流和運河裏作長途航行，因而寫成了他的第一本書內河航程；他曾經騎了一隻驢子，越過色芬山，在寒冷的山地上躺在一隻睡囊裏過夜；他曾被海盜擄去，靠了他的機智勇敢，戰勝了盜魁，才脫離虎口；他在蘇格蘭西北的海面上遭到覆舟，

同一個亡命徒走過了蘇格蘭高地；爲了寫新天方夜譚，他曾經到倫敦、巴黎警察所不到的地方，搜集了許多離奇古怪、駭人聽聞的現實材料。他最喜愛的是探尋寶藏，發掘古寺，和一些亡命的水手們在大海上漂泊。這些綺麗多彩的生活經驗，豐富了他的作品內容，使他所寫的，不論是海上生活，或是陸上的歷險，都真切動人。

在他寫作誘拐時，他對於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前後的蘇格蘭歷史，對於那個時代的語言、服飾、禮節、談話的樣式和社會上的生活，都作過精詳的研究。他曾經收集到一些關於暗殺『紅狐狸』珂林·坎柏爾的所謂『亞品謀殺案』的審判詳情，其中的一些材料，構成了誘拐一書中的重要情節，甚至本書的主角亞倫·勃萊克，也是實有其人，不過通過史蒂文生的生花妙筆，更顯得活龍活現，成了英國文學作品中一位不朽的人物。

史蒂文生善於以散文體裁寫作，他的文體是第一流的，在英國文學史上，可以說還沒有一個散文作家或小說家能夠真正在這方面勝過他，他對英國文字完全能操縱自如，文筆縝密流暢，而有一種優美的抒情的音調，這種音調，有時如婉轉的笛韻，有時如激昂的琴聲，譯者這枝拙筆，實在無力傳達這種文字之美，譯者所做的，不過是介紹它的故事罷了。

史蒂文生的一些優秀作品，已經譯成很多國家的文字，成爲不論老人或兒童都心愛的讀物；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已把他的作品譯成十五種文字，發行數字近一百萬冊；在我國，金銀島已經爲大家所熟悉，實際上，他另外一些富於浪漫色彩，培養機智勇敢的冒險小說，也都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定價：一元二角一分

目次

譯者前記

第一章	我路上到蕭府去的旅途	二
第二章	我到達了旅途的終點	八
第三章	我認識了我父親的嫡親弟兄	一五
第四章	我在蕭府險遭不測	二四
第五章	我到皇后渡口去	三四
第六章	在皇后渡口上發生的事情	四三
第七章	我困在杜薩的二桅船考溫納號裏駛出了海洋	五〇
第八章	後甲板室	五九
第九章	束着金腰帶的人	六五
第十章	圍攻後甲板室	七二
第十一章	船長的屈服	八六
第十二章	我聽到紅狐狸的故事	九三
第十三章	二桅船遭難	一〇三

第十四章	小島·····	二〇
第十五章	帶着銀鈕扣的小伙子：通過姆爾島·····	二三
第十六章	帶着銀鈕扣的小伙子：經過莫溫·····	二三
第十七章	紅狐狸的死·····	二四
第十八章	我和亞倫在雷脫莫亞樹林中的一席話·····	二四
第十九章	驚慌的家庭·····	二五
第二十章	逃亡在灌木叢中：岩石·····	二五
第二十一章	逃亡在灌木叢中：考雷那基格峽崖·····	二六
第二十二章	逃亡在灌木叢中：荒原·····	二五
第二十三章	克倫奴的籠子·····	二四
第二十四章	逃亡在灌木叢中：爭吵·····	二四
第二十五章	在巴爾奎特·····	二六
第二十六章	逃亡的終了：我們經過福司·····	二四
第二十七章	我訪問蘭堪勞先生·····	二七
第二十八章	我尋求我的遺產·····	二四
第二十九章	我走進了自己的領土·····	二五
第三十章	再見吧·····	二五

誘

拐

第一章 我踏上到蕭府去的旅途

一七五一年六月初的一個早晨，我最後一次鎖上了我父親家的門，抽出鑰匙，這就是我的冒險故事的開始。我出門的時候，山頂上已撒下一片陽光；等我走近牧師的住宅，花園丁香花叢中的畫眉，正婉轉地唱着歌兒，黎明時瀾漫在山谷周圍的迷霧，也開始上升，漸漸地消失了。

埃森底的牧師坎柏爾先生正站在花園門口等候着我呢，真是個好人！他問我有沒有吃過早飯；聽說我什麼都不缺乏之後，一把拉住我的手，慈祥地把我的那隻手夾在他的腋下。

『好吧，大衛，我的孩子，我要一直送你到渡口，看你出發。』

於是，我們動身向前走去，默默地誰也不說話。

『離開埃森底，你是不是心頭感覺難過呢？』一會兒後，他才開口說。

『先生，這叫我怎麼說呢，』我回答，『我還不知道我是上哪兒去，也不知道會遭遇到什麼呢，要是我知道，我會老老實實告訴你的。不錯，埃森底是個好地方，我在那兒過得很快活，可是我又從來沒有到過別的地方啊，自從我的爸爸媽媽離開了人世，不管是埃森底或是匈牙利，對我有什麼兩樣？說真的，要是我知道我所去的地方有着更好的機會，那我會高高興興地去的。』

『真的嗎？』坎柏爾先生說。『好極了，大衛。那我一定得把你的命運告訴你了，至少把可以告

訴你的讓你知道。當你的媽媽去世以後，你的爸爸也身染重病。他，一個高貴的基督教徒，在他垂危的時候，把一封信託付我保管，說這封信是給你的遺產。他還對我說：「我快不久於人世了，等房屋安排好，財產處理後，」（大衛，這一切都料理好了）「把這封信交給我的孩子吧，親自交到他的手上，要他動身到克蘭蒙附近的蕭府去。那是我的老家，也是我的孩子應該回去的地方。」你的爸爸又說：「這孩子沉着穩健，又很機靈；我相信他上那兒去，結果一定圓滿，會受到那兒的人的喜愛的。」」

『蕭府！』我失聲大叫。『我那可憐的爸爸跟蕭府有什麼瓜葛呢？』

『嗯，那誰能說得確當呢？』坎柏爾先生說，『不過，孩子，這個家庭的姓氏也就是你自己的姓氏——蕭府的巴爾福，一個古老的、正直的、可敬的家族，恐怕是在最近才衰微的呢。你的爸爸博學多才，和他的職位相稱，誰也比不上他那樣的口若懸河，誨人不倦，他的風度和談吐也決不像一個普通的小學教師；你也許還記得，我曾經愉快地把他領到我的家裏，和一些上流社會的士紳們會見，我的族人——基爾雷納的坎柏爾，丹斯威的坎柏爾，堪伯貝爾的坎柏爾——還有別的知書達禮的紳士們，全都高興和他交往。最後，把這件事的一切都攤開在你面前吧，這就是那封關於遺囑的信，是我們去世了的弟兄親筆寫的。』

他把信授給我，信封上寫着這些字樣：『蕭府埃本尼則·巴爾福先生親啓，此信由吾兒大衛·巴爾福親自至蕭府投送。』我，愛特律克森林的一個鄉下窮教員的兒子，還只是個十七歲的孩子，竟突然在眼前展開了一個遼闊的遠景，心頭不禁如小鹿般的亂撞起來了。

『坎柏爾先生，』我結結巴巴地說，『如果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會去嗎？』

『當然去啦，』牧師說，『要是我，那一分鐘也不用耽擱。克蘭蒙離愛丁堡不遠，像你這樣伶俐的孩子，走兩天就可以走到了。要是事情糟糕透頂，你的那些高貴的親族（我假定他們多多少少是你的親族）竟請你吃閉門羹，那你也只消回頭走上兩天，敲敲我家的門就行啦。話是這麼說，我還是希望你可憐的爸爸所預料的，會好好地接待你，我也希望你早晚成爲一個大人物。大衛，親愛的孩子，』他繼續說，『我的良心要我趁這一次離別的機會，把正確的處世方法告訴你，提防這世間的種種危險。』

說到這兒，他東張西望地想找尋一個舒適的座位，他的眼光落在路邊白樺樹下的一塊大石塊上，他坐下去，掀起了那片嚴肅的上嘴唇，這時太陽正從兩個山峯之間照耀着我們，他拿出手帕，遮在他那頂邊兒捲起的帽子上，躲着陽光。然後他向上挺起食指，嘴裏唸唸有詞地要我提防爲數不少的異教的誘惑，其實呢，我根本對異端邪教就不感興趣，他又千叮囑，萬叮囑，要我虔誠地祈禱，要我時常讀聖經。說完這些，他把那個偉大的家庭着實描繪了一番，還告訴我，應該怎樣跟這些族人相處。

『大衛，對瑣碎的事情也得順從啊，』他說。『別忘了，你雖然是高貴出身，却是在鄉下撫養大的。別讓我們丟臉，大衛，別讓我們丟臉！在那兒人多嘴雜的大家庭裏，不論對待長輩或下人，都要顯得你很有教養，舉動小心謹慎，腦筋要靈活，話可不能沖口就說。對待那位家長呢——記牢，他是那田莊上的主人；我只說一句話：他尊敬的，你也要尊敬。要高高興興地服從他，至少年輕人就應該這樣。』

『噢，先生，事情也許是這樣；我答應照你的吩咐做去。』我說。

『說得好，說得好，』坎柏爾先生衷心地回答。『現在說到物質上的事情，或者用雙關話說到精神上的事情。我這兒帶了一個小包裏，裏面裝着四樣東西。』他一面說，一面費勁地從外衣的邊袋裏拉出一個小包。『這四樣物品中的第一件是你法律上應享的權利：一點兒錢，是我購買你爸爸的書籍和設備的代價，這事我早已說明過了，我預備把它們再賣給新來的教師，賺一點外快。另外三件，是坎柏爾太太和我送給你的禮物，你收下這些禮物，會使我們愉快的。第一件是圓的，或許是你第一次出門中最使你高興的東西；不過，大衛，親愛的孩子，它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它只能幫助你走上一步路，然後就像清晨一樣消失了。第二件是平的，四方形的，上面還寫着字，它會做你終身的助手，像行路中的一根好手杖，又像病中安放你腦袋的一個好枕頭。至於最後一件東西嗎？那是立方形的，我經常祈禱的願望是這個東西會幫助你進入一個更好的天地中去。』

接着他站了起來，脫掉帽子，高聲地禱告起來了，他用懇切的字句替一個剛入世途的年輕人禱禱了一會，又猛然緊緊擁抱我，幾乎叫我透不過氣來；然後，他放鬆兩手，讓我們中間留下了臂膀可以伸得到的距離，他細細的端詳我，臉上滿是憂鬱的神色；突然間，他急急忙忙地走來走去，帶着哭聲和我道別，一個轉身，向我們來的路上搖搖晃晃地奔過去了。要是別人看到了這副模樣，準會笑得前俯後仰的；可是我沒有笑的心情。我一直目送他奔出我的視線；他急匆匆往前直奔，沒有停留，也沒有回頭。我就想起來了都是爲了我的離別，他才這樣悲痛欲絕的；可是我呢，却因爲能離開冷清的鄉下，到一個熱鬧的大家庭去，跟那些又有錢又有身份的，而且和我姓氏相同、血統相同的可敬的族